

# 小二过年

○ 孙利

这一天是小二最忙碌、最高兴的时候，他蹦蹦跳跳地给哥哥递抹布，给姐姐送扫帚，还不忘帮父母推煤车，一刻不闲。一天下来，小二累得满头大汗，晚上睡觉不仅说梦话，还一个劲儿地磨牙。妈妈说，小二这是想吃豆腐啦。

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妈妈就准备好了一筐泡好的豆子。小二搬不动，只好用四轮平板车拉着豆子，去豆腐坊排队。

这辆四轮车，是爸爸给小二做的新年礼物。爸爸不知从哪儿弄了四个旧轴承，又找来两根又直又圆的棍子，然后把轴承套在两根棍子上，最后再用几根小木棍交叉着连成四边形，一辆四轮平板车就做好了。

小二小心翼翼地拉着豆子，却害怕抢不到好位置，只好加快了脚步，好几次几乎翻了车。

刚走进吴家胡同，小二就闻到了豆浆的味道，他急忙往前赶，最终还是排在了吴妮后面。做豆腐过程复杂，小二觉得等的时间太长，闷闷不乐地拉着空车回了家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小二听到大肥猪撕心裂肺地号叫。明天是大年廿六，是杀猪的日子。小二知道，每年的这一天，爸爸都会炖一锅猪骨头给他们解解馋。

小二急切地盼望着明天的到来，也盼望着豆腐能快点做好。小二跑了好几趟吴家胡同，终于在天黑之前用平板车拉回了一盆白白嫩嫩的豆腐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小二偷偷吃了几块，连连打嗝儿。回到家，妈妈瞪了他一眼：“今晚别吃饭了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爸爸兴奋地提回来一块猪肉，还有一兜猪骨头。看见爸爸高兴的样子，小二从被窝里钻了出来，紧盯

着案板上的那块猪肉，生怕它飞走了。

爸爸拿着刀，左瞧瞧、右瞄瞄，上测测、下量量，最后下定决心，在整块肉的左边切下了一块碗口大的肉。爸爸说这块肉不能吃，是上供用的。这块肉肥瘦相间，一共五层，层次清晰分明，如果用妈妈做的甜酱红烧，然后再炖，吃起来应该很香。小二盯着这块肉，仿佛那酱红的肉和诱人的香味已经来到嘴边。

其实，小二最盼望的还是明天。明天是大年廿七，是赶大集的日子。那天一早，小二是笑着醒来的，前一天晚上，他在梦里已经把想要的东西全部买好了。东西可真不少，有鞭炮、弹珠，还有铁皮青蛙。

接下来几天，小二乖乖地跟在妈妈后边，剥葱、剁馅，还帮爸爸裁红纸、写对联，对联写完了还要写短联。如果红纸还有剩余就裁成方块，写上“福”字。



到了大年三十晚上，对联、福字贴得满院都是，院里立马红火亮堂起来，有了年的味道。

盼了一年，就为除夕这一晚。天刚黑，小二就揣着小鞭炮和小伙伴儿们上街玩去了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鞭炮声响个不停。

过年啦！爸爸妈妈坐在沙发上，孩子们依次跪拜。在“爸爸妈妈过年好”的问候中，小二接过压岁钱，急忙藏进书包里，幻想着明年的鞭炮声……

如今小二四十有八，高堂健在，儿女成人，围坐一堂，吃着火锅，说起当年的春联、鞭炮、压岁钱，满眼都是幸福，仿佛就在昨天，亲切而又温暖。

周末，我们几个相约去青同学家聚餐。青同学知道我们不想吃大鱼大肉，就提议一起包其馅吃。

小时候，母亲也包过其馅。在那个吃不上馒头的年代，窝窝、饼子是家常便饭，为了增加我们的食欲，母亲就在玉米面里包上萝卜、粉条做成其馅，给我们解馋。

但是，我们只见过大人包其馅，自己却不会包。这时，梅同学说：“我们在百度上搜一搜做其馅的视频吧。”于是，大家赶快搜视频，教程很详细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大家跃跃欲试。

梅同学负责和面，青同学准备了玉米面、小米面、黄豆面、黑芝麻等。莲同学负责弄馅儿，她先把水萝卜洗净，擦成丝，然后在开水中烫一下，再切碎。玲玲同学负责调馅儿，她在萝卜馅儿里加上切碎的粉条、肉末、葱姜等一些作料，香喷喷的萝卜馅儿就调好了。

我们几个围在一起，包起了其馅。我团了一块面团，先揉光滑，然后拍成小圆饼，再把菜馅儿放进去，双手捧起来，一点点给其馅封口，最后再团一下，一个圆圆的其馅就做好了。正在我欣喜之时，云华同学却放多了馅，其馅封不上口了。“咋办呀？”云华拿着其馅不知所措。“再补块面。”“谁包的谁吃呗。”大家说说笑笑，一会儿，我们就包完了。半小时后，圆溜溜的其馅出锅了，尝一口，香气扑鼻，还有一丝甜甜的味道。青同学又炒了几个青菜，大家坐在一起，边吃边聊，仿佛回到了童年。

小时候，我们一起学习、割草、拔菜，长大后的我们在同一个县城生活，虽然都在为各自的生活忙碌，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。周末，我们会经常聚一聚，谈谈心，感觉这就是最快乐的时光。

“下次聚会，你们都去我家包饺子吧。”吃完饭，莲同学又发出了邀请。平凡的日子在这包包捏捏的时光中静静流淌，我们的友情也如这其馅一样圆满。

(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，仅用其音)

# 包其馅

○ 袁宝霞



## 素香

李兴来 作

# 下雪的日子

○ 张娜

前段时间，我生活的城市下了一场大雪。

当周围人都沉浸在这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时，妈妈却忧心忡忡。雪刚下大，妈妈就发来信息：“这么大的雪，路不好走，孩子放学后怎么回家？要不我跟你一起去背他，你背一段我背一段。”我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妈妈的记忆总是停留在大雪封道、我艰难的上路路上。

小时候，我的身体比较弱，每年冬天都会生一场大病，因此，妈妈总是对“冬”“雪”“降温”这样的字眼特别敏感。那时候，我总喜欢穿着姥姥给我做的厚棉鞋去踩雪。有时候，我还会一不小心踩进水坑里，一入水坑，棉鞋便贪婪地“喝水”。过不了多久，我的鞋子就变得湿淋淋的。天气冷时，我的脚和鞋子常常冻在一起，晚上回到家，脚冻得发红发痒，必会遭到妈妈阵

阵数落。

后来，上下学途中，遇到泥泞难走的路，妈妈总要背着我过去。小小的我趴在妈妈的背上，惬意地欣赏着雪中的美景，狭长的胡同里留下一串串脚印。

我常常望着院子里的雪出神，不忍出门留下我的足迹，破坏了这上一白、万物合一的美。然而，妈妈却无暇顾及这种美。“你在屋里待着，等我扫出一条路，你再出门。”妈妈说。于是，她扛起一把扫帚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雪中，不一会儿，便在皑皑白雪中开辟了一条黑色的小路。雪厚之处，扫帚是扫不动的，她便将铁锹的一头抵在胸前，双手紧握把手，身子前倾，把满院子的雪堆成两个大雪球。

之前，我当记者的时候，在工地上见过一个少年。他的父亲病逝，母亲患病，家中还有一个弟弟，他们一家人住在工

地的小板房里，屋内寒气逼人。下雪后，弟弟喜欢在雪地里打雪仗，而哥哥总是忧心忡忡：母亲的腿会疼得厉害；弟弟的手会生冻疮；工地上会停工，他会没有活干……

每年冬天，报社都会组织一场“暖冬行动”，呼吁市民把不穿的棉大衣捐出来，送到那些需要的人手里。

他们的事被报道出来后，许多市民为他们送去了棉衣、文具、书籍。那个冬天，我感觉很温暖。在这个小城里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因为一件棉衣聚集到一起，温暖了少年的心。

我拨通了妈妈的电话，告诉她不用担心，路上的积雪已被城市的清洁工清扫干净。大街小巷都有交警值守，随时帮助被雪困住的市民。放了学，孩子们不舍得回家，穿着厚厚的棉衣打雪仗、堆雪人、推雪球……